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五

檜亭稿九卷　元刊本　明徐興公舊藏

元天台丁復仲容父著

天台丁君仲容之詩曰檜亭稿者因其所居而目之也君三徙居寓於金陵之城北地既深僻有園亭之勝古檜列植左右蒼茂若雲客至欵坐亭上日儵然以爲樂壻饒氏介之方集君詩

得若干首爲一編故題其稿檜亭云君博學才敏爲詩精麗奇偉格超而趣遠自近世以集行及予所見四方之士及所聞以能詩自名者皆莫與爲比所造益高傑出於一時而視古人深入其閫奧予嘗評君有三異於他文未嘗不善而獨爲詩詩未嘗刻意而語輙過人人未嘗不服以爲工而一不有所衒平生唱和題詠與夫言志感興而作無慮數千篇性坦率不自貴重愛惜篇成輒棄稿不復蓄故雖傳誦於人而散逸深甚介之始爲之裒輯自四五七言古律絶

句諸體粗備彙分而臚列隨其所得而附之左
方財十之二三昔昌黎之文妙天下非李漢敘
錄之勤殆不能無泯没使是詩也得傳於後世
則介之之功豈下於李漢哉予識君於二十年
之前當是時君之詩酷類太白雜而寘之集中
見者不復能辨今其體稍變將自爲一家惜乎
介之不早登其門而盡錄也至元五年歲次已
卯季冬廿有八日中山李桓謹書

論詩至於南宋幾於無詩迨其末年士之　世
居永嘉臨海二州乃始復爲詩力追古人其閎

里子弟狎熟長老先生嘂咏呻吟之遺習皆善屬和國初以來臨海爲詩數十家其什曰闓風樗園山南天逸素心堅泉其後又有張子先陳剛中楊景羲皆自樹一家足以名世闓風詩最夥至滿千什然皆以位卑莫傳予頃家居有持瀛海篇視我顯頫間曰丁復讀之令人欲飛予曰必臨海之産也果然後至建業見仲容仲容已五十餘觀其詩皆已絶去生稺操觚精悍猶之宛馬不跿不齧不踶而日行千里衆馬雖十駕不能超也仲容拓落不偶莫爲知已獨鳴之

聲詩以自陶寫其菀結之氣夾睨世之學士後生蹴踏翰墨之場縮手袖間而去之時時危坐而飲酒沃涑愁思吐咳新語數少出其奇不復修治一讀而棄地其子壻僥介頗爲藏去浸以成什他日請曰鄉聞長老先生困位卑詩弗傳徒令世惋惜介且爲刻之願一論次予行四方見詩人之恥爲陳言而務力爲奇者有自好者意至臨海閭里子弟造次出之曾不見其困而吾仲容又其梟也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狎耳目哉仲容旣老買宅建業之城北南戶故有

兩檜樹醉倚樹而咿咿因自名其什曰雙檜亭
詩云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月辛丑永嘉李孝
光季和甫在建業城東青溪觀題

夫才足以適天下之用而或不遇于時時不能
用則不足以盡其才故有志之士寧湮沒草萊
雖不見知于當世而不悔也天白丁君仲容父
少負逸才去游京師薦者以君與楊仲容范德
機皆可為太史氏當此之時天下寧謐休息兵
革而仁宗方尊尚儒學化成風俗本朝極盛之
時然當國者思陰廢推薦之士君察其機不俟

報可翩然去之乃絶黃河遡淮楚過雲夢窺沅湘陟廬阜浮大江而下遂家金陵於是三十年君之文雄而趣高可以制作誥命宣天子仁惠元元之意於四方萬里而乃使淹回羈旅浮湛里巷駸駸乎老矣玆其可惜也夫君安於所遇胸次夷曠逢山僧逸民得酒輒飲醉則作爲歌詩引筆即就高情藻思間見橫發君既以此衒其所樂久之散落無復收拾其埒饒介介之粹而成編以予辱君爲忘年之交俾序識之嗟乎此其才足以適天下之用而不遇于時者君子

有以悲其志矣至正四年四月戊寅臨川危素

序於錢塘驛舍

檜亭先生丁君仲容父生平有隱君子之趣而以詩著名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灌園自樂四方之士日載酒從之游而求其爲詩故詩必因酒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絕飲至半酣詩愈益奇一飲或詩累數章詩成而先生亦頹然醉矣然往往即書卷上未嘗起草故詩雖至多而稿皆不存自其壯時亦已若此其甥傒君介之稍稍爲之訪求得百餘篇而猶

遺落太甚從之游者李君謹之深以爲惜益加
蒐羅旁及隱遠久之凡得若干篇皆饒集之所
未嘗有者噫亦歷矣先生之詩其僅完於此乎
向非謹之好之篤而求之至安能若是之僅完
哉憶予向嘗與先生論詩先生不甚自矜衒予
顧心敬先生詩今見其完能不爲之喜耶昔王
介甫在鄞得杜工部詩舊集所遺落者自洗兵
馬以下二百餘篇爲之序曰甫之詩其完見於
今者自予得之觀其喜爲何如然則予於謹之
所集蓋不能以不喜也今先生之詩將刻而傳

之予謂謹之或爲後編或附饒集無不可幸先生之詩完見於今足矣雖然謹之之歷予則不可以不書使後之觀檜亭集者庶以知謹之之於是而能用其情也至正十年歲在庚寅秋八月朔旦上元楊翮序

右檜亭集天台丁先生詩也先生名復字仲容壯游京師公卿薦之館閣不就而去放情詩酒終老江湖之上今所類諸體詩凡三百一十五首分爲九卷合爲一帙前集則其壻饒介之所錄續集則其門人李謹之之所蒐輯也南臺監察

御史張君惟遠見而愛之惜不大傳于時移文有司鋟梓集慶學官教授査信卿寔董其成立惟先生之才足以追配古作而鳴國家之盛乃勿見諸用以叚觀其命辭托興高遠閑適自然無塵俗意又非人　能盡識則是編之行豈不有補于風教乎至正十年冬友生江夏諭立敬志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面鐵徐興公手書丁鶴亭集徐氏汗竹巢珍藏本元板十四字卷中有閣中徐惟起藏書印朱文

長印徐興公白文方印晉安徐興公家藏書印

朱文長印薩德相藏書印朱文長印薩守印白

文方印

檜亭藁九卷 舊抄本

元天台丁復仲容父著

李桓序 至元五年

李孝光序 至元六年

危素序 至正四年

楊翮序 至正十年

諭立徵序 至正十年

伊濵集二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王沂撰

淵頴吳先生集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元吳萊撰門人金華宋濂編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者不同苟有一焉皆足以立乎天地之間而無愧於爲人矣自世之言者陋文章之習而高德行之士伸一人於千萬人之上其意將以懲夫末流之弊云爾非所以顯道神德行也古之聖人德修於身矣而又欲天下皆如吾身之修也豈惟

天下皆如吾身之修哉而又欲後世皆如吾身之修也天下盡乎人矣吾身可以及之後世非止乎今也吾身烏得而及之是則吾德之所被而吾功之所樹者亦斬矣然聖人必欲使天下後世皆有以及焉則立言其可少哉六經聖人之文也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非細故矣由是以降苟非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功利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楊朱墨翟老𦍒釋氏之淫辭邪說則凡是非不詭於聖人者其於人心世敎豈盡無所裨益哉翰嘗

讀賈誼董仲舒之文而恨當世不能盡用及觀
楊雄之太玄法言又歎時人少有知者以爲豪
傑之不遇大率如斯故不待論其言之傳否而
深爲有國者惜之南北混一以來朝廷太平之
治垂及百年仁恩福澤結在人心而紀綱法度
寖不能無弛先生當延祐天歷之閒嘗慨然有
志當世之務矣其擬諭日本書葢其十八時所
作也人謂其有終軍王褒之風其論守令鹽筴
楮幣事逮今十有餘年執政者釐而正之往往
多如其說先生析辭指事援筆頃刻數百言馳

號上下要不失乎正雖處山林未嘗忘情天下使其在官守言責之列推明古者所以立極成化之道爲吾君吾相言之當不止是也而先生命不與時偶器不求人售素又羸弱多疾未中歲而蚤卒今之著于篇者殆猶未盡其藴也初浦江有宋儒者曰方韶夫先生師法爲學者所宗知名之士如侍講黃公待制柳公皆出其門晚得先生尤奇其才而以斯文望焉先生貌寢陋言訥若不出諸口而敏悟過人得於天性少嘗從族父幼敏家竊取書觀之族父知而叩之

雖不成誦博文强記與之游者皆自以爲不及會有司舉進士遂以春秋中鄉試北至燕東浮於海好爲瓌奇雄偉之觀見人固守章句意頗陋之然則先生之所抱負者爲何如哉惜其學不見於用而世知之者鮮也門人宋濂懼其泯而不傳迺彙次其詩文爲集若干卷俾翰爲之序烏乎翰昔受教于先生竊觀先生之所以用其心者期以立乎天地之間無愧于爲人焉耳烏暇較一世之短長哉故論而序之信是集之不可不傳也先生諱萊字立夫至正十有二年

秋八月二十六日門人金華胡翰謹序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以無師道德以爲之根榦文章技藝以爲之葩華枝葉生而知之者間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苟無師焉如矢之無弓汲之無綆如醫之無方如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爲導矢無弓雖見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醫無方雖知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馬而不能同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歧路雖抗其心神竭其精骨終不能以徑達故器備矣

必諧之以律呂然後可以成聲音物有矣必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以制之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摶土爲尊而畫之與犧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削木爲弓而漆之與形豩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檃括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類矣予嘗悲今之爲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而心服之嘗爲之敘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每慨歎輿圖之廣生養休息非一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潰乎無有繼者而天獨私于宋君

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遺文若干卷示予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瀼瀼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者孟子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而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唐柳子謂今之世不聞有師予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今得偶宋君於羈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

文乃知浙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無時而乏之故竊自慶而爲之序且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裨於後來者哉文林郎浙江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前進士靑田劉基序按此序誠意伯集失收

浦陽仙華諸峰蒼翠萬仞其嶄絕峻拔之形瑰詭雄特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淸淑靈秀蜿蟺磅薄而鍾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裏先生吳君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絕倫之才自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

筆爲文如雲興水湧二先深所畏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術禮樂刑政陰陽歷律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攷含其英咀其華於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爲議論文章滔滔汩汩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嶽也如千兵萬馬銜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嗚呼壯哉他人極苦其淺陋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蚤世莫得少見于時僅嘗一用春秋薦不第遂隱居

講學從游甚衆凡經指授悉有可觀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矣嗟夫彼其僥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者其視立夫雄文偉論馳騁于司馬子長劉向揚雄之閫者是果孰爲得失哉必有能辨之者今門人高第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序引夫文豈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仙華山下有光燭天者必遺文所在也尚何患其不傳哉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

謹序

右先公遺藁以卷而計者賦一詩三文則八總爲一十有二而目錄附錄別又各爲卷先公平生銳意立言雖疾病纏綿而未嘗一日廢其業故其簡編日盈而月纍先公之歿至是蓋二十六年矣中更兵燹之變士謗恆負之以竄山谷閒然幸靈物撝訶單牘片削皆無毀墜今干戈稍定士謗與弟士譏年皆半百筋力日衰恐一旦即死思或致泯沒輒謀思有以刻諸梓先公之門人唯金華胡翰仲申宋濂景濂從游爲最

久仲申遠寓太末莫克致之適景濂抱疾家居因彙其稿以屬焉景濂遂摘其有關學術論議之大者以所作先後爲序備勒如上餘未刻者其多不啻三之二物力單微而不能俱也復繕謄之以藏于家嗚呼先公之文可謂至矣語其深厚則海涵而地負語其變化則風霆行而蛟龍升語其雅且古也則商敦在庭而竹書出冢四方之士類能言之有非末學之所能盡贊唯刊隲次第不可不知也因僭陳諸篇首以驗夫後之人焉男前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士諤

再拜謹識

祝鑾序　嘉靖元年

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　元刊元印本

元黃溍撰　臨川危素編次番易劉耳校正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其初稿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所編次續稿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生朱生所編次也先生之文章刮劘澡雪如明珠白璧黏以衆絢讀之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粼而粹溫令人愛玩歎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

力之勤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詠謌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之言不既甚盛矣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爲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焉先生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爲己之學以擅名于海內雖其超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適値世運之一盛也耶譬如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華實息者必復粹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者矣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頃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爲考官於師泰

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文誼爲尤篤比廉問閩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生故敘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堰場監運暨州判官浮沉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字尋丁外艱除服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浙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及終太夫人喪年巳踰七十矣復被召爲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中奉大

夫同知經筵事數告老不許久迺得謝去今年七十又九猶康强善飲啖援筆騁馳如壯歲云至正十五年十月既望朝散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宣城貢師泰序

東陽黃君晉卿博學而善屬文示予文稿讀之使人不能去手其用意深切而立言雅健雜之古書中未易辨也予愛之敬之適有以吉日癸巳石鼓二周刻見遺者則欣然曰是可與晉卿之文並觀者耶皇慶元年十月廿九日趙孟頫書

右日損齋初稿金華黃先生晉卿少時作舉進士後則有續稿先生故衣冠家及師友前代遺老素至京師盡得其文而讀之愛其雅暢深密而討論精覈蓋及於古矣謹第錄爲若干卷庸俟學古之君子臨川危素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四字語涉元帝皆頂格版心有字數小黑口自來藏書家罕見著錄張氏愛日精廬有殘本二十三卷則其書之罕可知眞元板中秘笈也

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 明正統補刊本

元黃溍撰

宋濂序

杜桓補刊序 正統戊午

案卷一至三曰初稿卷四至十曰續稿上俱題臨川危素編卷十一至十六曰續稿中題門人王褘編卷十七至二十三曰續稿下題門人宋濂傅藻同編合二十三卷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危素所編本爲二十三卷今未見則傳本之稀可知此本不著刊刻年月杜桓後序云黃獻公集刊置學宮垂及百年正統

丁巳學燬於火教授王君樂孟從烈燄中拔文集板出得弗燬既而檢閱闕板百餘金華縣大夫余俟指俸刊補云云則當刊于元至正中矣

圭齋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元歐陽玄撰 宗孫銘鏞編集

宋濂序

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 元刊本

元蒲道源撰 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懿校正

故賢秘書少監順齋先生蒲公既歿仲子御史君機哀輯遺文曰閒居叢稿者爲二十又六卷

以授滑倬岸之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嶷丱歲就學强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

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葢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眞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

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行其所無事臨終御藥
弗御飲酒賦詩夷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爲
人可知也粤自國家統壹宇內治化休明士俗
醕美一時鴻生碩儒所爲文皆雄深渾厚而無
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閒公
入道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
益以粹譬如良金美玉不俟鍜鍊琱琢而光輝
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上新即位方嚮用儒
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公
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昕陛士大夫咸以爲榮論

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浯浮湛州縣白首登
繼忝以非才承乏胄監實在公去官十有五年
之後無從接聞緒論玆幸獲以疵賤之氏名自
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概如右
後之覽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思過
半矣公諱道源字得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
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
師楚國公宗孟居眉之靑神公之考皇贈禮部
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從興元公嘗爲郡學正
終更絕口不言仕進晩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

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

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辭不就後用御史

君貴以有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壙有

誌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至正十年冬十月二

十四日前史官金華黄溍序

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 舊抄本

元蒲道源撰 男蒲機類編門生薛益校正

黄溍序 至正十年

所安遺集一卷 明初刊本

元進士龍南令前翰林院庶吉士長沙陳泰同

志著

閻潔序正德八年

孫銓序成化丁未

周濟題正德甲戌

蔣冕題

至正集八十一卷文瀾閣傳抄本

元許有壬撰

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明刊本

元許有壬撰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

有孚編

故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兼太子左諭德圭塘先生許文忠公往年特命為中書左丞以不得行志辭歸御史臺臣奏於上曰許有壬德兼體用學究天人正色立朝誠心報主比居省轄之地益彰輔弼之忠誠所謂臺省老成中外具瞻者也為御史中丞歸臺臣又奏曰中丞許有壬謀猷聞望為國老成德業文章超出時輩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其在位也竭忠儷節冰蘗自持扶持紀綱表礪庶府抗論不阿於權貴嫉惡尤過於往年誠不負聖天子眷注

之隆中外具瞻之譽玉音嘉納寵錫頻繁此天下之所共知初不待於劣弟之論及文章特餘事爾但平生性稟經籍外無所嗜好世俗所重可以爲子孫計者悉不存於胸中昆季間恪守先公之訓而終始不渝者公一人耳故居宰路章布不殊幾務方殷著述不廢況閒暇乎門生集錄成一百卷名至正集同年歐陽公爲序可必傳者也當時翰林太常院國子監俱移公牒各求一部貯之書庫以備徵討以淑後學先生謙讓未遑也諸生亦繕寫工畢不幸值先生捐

館有字亦以讓禮忤時宰意還守相州道路阻
修不知其後還送上官以遂諸公公議否昨聞
猶子太常博士禎忽遭起遺倉皇之際輕身南
行書籍家貲悉皆棄擲至正集册帙重大必不
能顧稿亦併亡使先生平生著述淪沒無聞深
可痛惜然而編閱軍中多具眼者斯文天相或
遇知音必不毀棄苟存全集未可知也行橐中
止存昔　諸人所謂圭塘小稿而有字爲
序之本幸無失墜力疾編類得賦四古詩二十
五歌行十二律詩四十四絕句三十五序十八

記十六碑志十一贊五銘二辭一題跋六文一長短句六十三總二百四十三爲一十三卷酬贈友見寄有字詩文贊誄跋銘傳記長短句共八十五爲別集上繳獻可出其先世所收文過集并林慮記遊詩文共九十三爲別集下而其殘編斷簡得於倚 野人家者爲外集一卷繼小稿後并目錄共一十六卷以示子孫所謂存十百於一二也嗚呼惜哉昔祭酒朱本誠夫之殁也弟顯夫以其文求公序公極美顯夫能以其兄之文著於世傳于後可謂能弟誠夫可謂

不死今若此豈惟負父兄之訓而他日亦何面
目見友朋於地下乎況文集之外如漫錄漫總
二書又皆干係朝廷政務登載用舍人材將來
足補文獻徵考今亦喪亡覩顯夫寫本尤重嗚
呼天地有窮此恨無窮也痛哉痛哉屠維作噩
春二月既望弟有孚引

昔人論文章貴有館閣之氣所謂館閣非必掞
藻於青瑣石渠之上揮翰於高文大册之間在
於爾雅深厚金渾玉潤儼若聲色之不動而蕭
然以和油然以長視夫淋漓怪僻枯槁褊迫至

於刻畫而細放逸而豪以爲能事者徑庭殊矣故識者往往以是概覲其人之所到有足徵焉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迄於今諸公輩出文體一變掃除儷偶迂腐之語不復置舌端作者非飭古不措筆學者非飭古不取法讀者非飭古不厭目此其風聲氣習豈特起前代之衰而國紀世教維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實有係乎此也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安陽許公自進士高等授武而上歷侍從膺藩宣典內制佐政府出入中外四十有餘年其年鑵萬象澂滌芳潤

總攬山川之勝與夫推之經濟當世者何莫非學其所取數多其用物弘故其所發筆力有莫窮其俛而遲迴曲折且不它蹈則夫冠冕佩玉之氣象信得而徵之矣公大全集凡若干卷簡而出之爲詩文樂府若干卷題曰圭塘小稿圭塘安陽別業也公之所休逸也花竹泉石超然林壑故以命編云契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翥書

圭塘小稿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圭塘者先生別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

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
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試之始信前冠入京名
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絕
人門生彙爲至正集歐內翰謂雄渾閎偉不可
以淺見聞有孚仕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字
什襲傳玩至有假託以衒者遐方好事不憚請
求然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有孚得先生所
輯名圭塘小稿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繕寫以
應之其居禁近省臺論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
讜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求不獲而獨留意

於文翰今年七十四杜門卻掃聖上念老臣優
全祿任子官俾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不
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識趣爲何如
昔子由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瞻既
冠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夷考其後宦游四方中
被誣斥睽離之時多從兄之日少如有爭者不
敢竊比前賢然亦承命而師三十年不去左右
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憒憒庸庸學不加進年
將耳順跧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覷而況文章
道德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

逝矣雖悔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

中秋弟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序

朱禋跋　成化改元

邱濬跋　成化己丑

許驗跋　成化庚寅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六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　元刊本　季蒼葦舊藏

元吳師道撰

前有小像　自贊

黃氏手跋曰此吳禮部文集余於書友處得之云是郡城故家物眞奇書也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禮部集二十卷元吳師道撰凡詩九卷文十一卷流傳頗尠此本乃新城王士禎寫

自崑山徐秉義家因行於世是元刻元印之本

未易得也惟延令書目宋元板雜書文集載之

今檢此書有季振宜藏書圖記當即是延令書

目中所載者歟中有夾籤爲傳錄者竄改之處

觀此可見寫本之改易舊觀實從此出卷首序

文脫落第一葉前半葉尙留墨印痕知原序遺

失非其本無卷末有元史本傳爲舊藏者抄附

便覽近時寫本因序文脫落竟以元史本傳弁

諸首俱非本來面目矣惜十四卷中缺第十八

葉更無元本可補爲恨事爾聞此書先到袁氏

五硯樓主人以議價未妥遂入余家余以白金三十兩有奇易得可知一書之歸宿亦有定也末册空葉有陶齋二字圖書未知是袁陶齋否俟與綬階質諸嘉慶三年歲在戊午秋九月重陽前三日棘人黃丕烈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卷中有季振宜藏書朱文方印江夏朱文方印無雙白文方印

吳禮部集二十卷 舊抄本

元吳師道撰

積齋集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程端學撰

燕石集十五卷　影寫元刊本

元宋褧撰姪太常奉禮郎彌編次應奉翰林文字危素校正

漢初詩學方興燕人韓嬰作外傳數萬言史稱其言與齊魯殊又言嬰嘗傳易燕趙間人喜詩故詩傳而易微余讀是有以知燕之爲詩蓋千有餘年于此外傳言奇詭卓犖而詩之爲敎本乎山川之風氣人物之性情者也燕東逝海通

蓬萊西北控并塞自昭王好神仙往往招致畸人方士于其國至若豪俠則易水之歌漸離之筑楚漢閒安期生蒯通兩人者則又嘗合二者之奇為一矣其風聲氣習歲月之鬱湮世故之感發不激為變宮變徵之流則溢出為騷雅歌行之盛一氣機之宣流耳翰林薊門宋君紉夫示余詩若干首予讀盡卷來求一言之陳無有也雖大堤之謠出塞之曲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諸賢之閒而燕人淩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為清新秀偉之作吾知魯齊老

生之不能及是也奈何猶以燕石爲名其集耶顯夫年强仕所作當日富所造詣未易窺姑序余所睹記如是云至順元年三月丙子奉政大夫藝文少監長沙歐陽元序

延祐中朝廷大興文治予友宋顯夫從其兄誠夫自江南來而大小宋之名隱然傳播于京幾未幾誠夫果魁多士久之顯夫亦賜同進士出身初顯夫兄弟從親宦遊於江漢之閒日益貧窶衣食或不充故其爲學時精深堅古下至稗官傳記亦無不覽詩尤清新飄逸出奇古若盧

仝李賀之流甚喜其詞以摹擬之及門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既擢第遂入館閣爲校書編修修撰待制又嘗爲太禧掌故中臺御史山南僉憲最後由國子司業入翰林爲直學士至正丙戌之春年五十三以卒謚曰文清誠夫累官至禮部尚書國子祭酒謚曰正獻始者誠夫之卒顯夫屬余序其文後今顯夫之亡其子國子生顯榮其稿徵序于余夫宋氏文學之偉固不待余言而傳也第念伯仲方以才能進用不極其至相繼淪逝此中外有識之士重悼惜也昔

者仁皇開設貢舉本以訪求賢才作興治化今觀累舉得人之盛或才識之長裨益國政或文章之工黼黻皇猷議者不當盡以迂儒巽懦詆呰之也嗚呼去古雖遠士之卓然能有所見毅然能有所守又豈無其人哉或彼怵之以利害視之以禍福事勿合義言不中度詭隨而或不能盡識也余以交游之久故深知之知之深則其哀之也切是則國家承平百年德術涵濡而庠序樂育多士之功豈第求其文章言語之工而已顯夫家本京師故題其集云燕石云至正

六年冬十月朔集賢侍講學士通　大夫兼國
子祭酒趙郡蘇天爵序

予臥病日廬有禁近之擢迫命就道惶汗無措
而竊自喜幸故人宋君顯夫實直學士協從侍
從自公論文亦一樂也比予入京前十五日而
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得省其孤承詔傷來顯
夫已贈國子祭酒謚文清思而不可見惜哉孤
顴奉燕石集拜且泣曰此先子所遺兄瓛編次
者也世父至治集公實序之敢援例以請予序
誠夫文不一紀又弟　人之生世其可悲也

夫顯夫兄弟入京首與余游盡覩余所著睽離
有作必寄故知其長豩且悉也及閱顯夫稿則
未相識時歌詩已嘗及余亟以三十年分誼之
篤可辭乎國家設貢舉陶天下以經術餘三十
年矣文當日昌而名能著見者何以指之不多
屈也積儲之不厚也造詣之不遠也取而隨竭
發而白梲拘拘規放而倀倀乎所適者御易得
乎惟其有所本也有所參也該洽沈潛心有所
得濟以定力而熟之則　也泱渟淵而灌溝澮
策堅乘而走康莊庶乎其達矣顯夫登甲子科

考其作未有貢舉前已汨汨矣覩誘利祿而重得失忽于撫而急于穫者不有開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也而今序其集而原其得俾後之觀者有激焉集若干卷文若詩樂府若干首自名燕石然世皆信其爲工也彌由禮部郎爲丞相東曹掾彙從父之文不使遺逸不愧顯夫之姪矣顓甫襄事郎謀刻父文宋氏之後其益昌矣哉至正六年歲在丙戌冬十一月既望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安陽許有壬序

宋君顯夫諱褧大都人由進士累官至翰林直
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中大夫國子祭酒勳
輕車都尉爵范陽郡侯謚文清其先君前至元
初宦遊江左時君猶未生諸兄隨侍去延祐閒
偕次兄國子祭酒諱本始還京師都人莫能識
朝士大夫亦莫之知也宋族中一二長老纔能
記憶祭酒以古文著稱亦精于經子書顯夫獨
以詩行不半年交上下聲名籍甚號曰大宋小
宋祭酒公至治辛酉進士及第顯夫泰定甲子
始登科實與予同年元統二年祭酒公長成均

予以司業貳顯夫嘗考文出東相知益深既而
祭酒甍又十三年顯夫亦去世嗚呼痛哉祭酒
有至治集而顯夫之子龢持召平日所作求序
曰此先人手澤也自名其編曰燕石又曰若心
荀子曰藝至無兩能祭酒既能文而善于詩顯
夫既能于詩而善于文體製足尙可謂能矣歐
陽子曰窮而後工詩兩公敭歷臺省俱爲祭酒
可謂達矣雖然詩之列于經非藝也風形邦國
雅達朝廷頌告神明于此驗得失而識治亂盍
音聲之諧性情之曲也詩變爲騷騷變爲賦漢

魏而下盛于唐人苦心鏤刻極于思致視屈宋猶霄壤而況于風雅乎宋金以來唐人又遠矣文清公兄弟　學詩者方脫畧宋金之習可謂有功于詩學矣自兩公之没想其流風餘韻而未及方悲悼之無已顧又拜懇甚至于是乎序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太原呂思誠謹書

翰林直學士廣陽宋公既卒且葬從子奉禮郎𤪌狀公之行又與公子顓編以遺文十有五卷屬素校其脫誤而并序其後比公以國子司業

史官素實同修宋史及在經筵爲公屬吏其何敢辭素方弱冠在江南山中聞公與伯氏正獻公自江北歸聲名藉藉若晉二陸之入洛也未幾正獻公對策大廷遂魁多士又四十年公亦舉進士天下方期公昆弟至于大用然皆官三品壽不及六十而止論人才者不能不爲之慨歎焉然其志之所存者徒托諸策而已公之于詩精深幽麗而長于諷諭其文溫潤而完潔固足以成一家之言況隆于孝友而稱其情文者也嘗稽之史燕之地昔者固多賢儁之士及唐

室藩鎮强大石敬塘割其土地賂契丹更宋與
金兵戈相尋其民無復休養生息之樂至于詩
書禮樂有勿遑及歷數百年而神元定都于此
投戈息馬風俗丕變公之昆弟皆能奮自孤苦
有所樹立豈其適當休明之運以至然歟然則
雖用之不竟其才而其所傳者則固在此不在
彼公之昆弟亦可以無憾矣正獻公没公狀其
行輯錄其文彌之事公者又如此則今宋氏之
家法尤足稱也公諱褧字顯夫歷官行事當勒
之墓碑書之國史此不著至正七年七月甲寅

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危素序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段弼楊惠王思順蘇亶等呈嘗謂文章天下之公器不可無傳焉敢言責之所先詎容緘隱竊見故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宋褧行修而潔學正而醇識量宏遠而能守乎堅貞文章倚麗而不越乎軌範與兄本俱由進士並擢巍科旋歷清顯一時聲華縉紳弈燦觀其翰林供奉史館著述之暇作為詩文記序碑銘雜文一十五卷或嚴謹純正或瑰瑋雄

騁或清婉富麗出入乎班馬之場游騁乎嚴徐之行頡頏乎沈謝之閒是皆無忝誠可表儀後進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于行省有錢糧學校官爲刊行不惟斯人有光亦可以彰我朝文治之盛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擬得上項事理合準監察御史所言依擬刊行如蒙准呈照宜從都省咨移江浙省于各路有錢糧學校內刊印行呈詳得此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至正八年八月日

秋聲集十卷　舊抄本

元黃鎮成撰　後有墓碑危素撰

聲於天地閒不能無也其大者雷霆也風雨也其次迺之爲言語和之爲律呂下至時禽候蟲莫不有聲獨秋聲或有或無歐陽子謂聲在樹閒猶假物以爲聲言也莊生所謂天籟在天不在物也夫秋之爲氣也寥閒而淸寂寞而虛淸與虛相薄或能有聲或能無聲不能必其有無然則秋聲亦天地閒不能無者也余少學吟不能無聲大之不能爲雷霆風雨次之不能爲語言律呂時禽候蟲又有所不屑爲者故托而自

附於秋聲焉秋聲可有可無余言亦可有可無
故錄之以爲秋聲集庶童子能聽之否乎秋聲
子自敘
右秋聲集若干卷昭武隱君元黃鎭先生之所
作也先生卓異抱濟世之材不得志于有司慨
然著書垂訓以淑後學故發爲詞章雄贍富麗
如飄風行雲大音希聲天籟自鳴由其積之有
素而學之有本故用之不竭而應之無窮雖然
秋之爲聲乃天地清肅之氣而慘舒之情具焉
非亦有所激而鳴其不平者邪使先生遇而在

上則春風噓拂草木同光諧治世之音召來儀之鳳其聲不在山林而在廟廊矣朝廷訪求隱逸貢于郎闈僕之不才屢嘗薦士于執政獨恨知先生之晚而今也力不足以振之徒重遺賢之歎三復是集中大篇短章諸體咸備皆有關于斯世者豈徒言哉然則先生雖不仕而聲教在人　訓傳後是亦爲政也雖越千載其可泯耶謹識此于卷後而歸之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十月巳卯新安鄭潛拜手書

先君子所著秋聲集詩文離爲十卷中罹巳亥

之亂已失大半所存者尚千數百篇鈞重惟先
君子生平苦心萃於此集今已不全若復蹉跌
淪没則後人何所徵攷其先世汝用服膺寶藏
不敢怠忽爾後遭値兵禍相尋雖倉卒避地亦
必挾以自隨他雖重物亦弗顧也丁未歲伏承
延平太守實齋吳公嘗繡梓以傳甫畢而世變
無存鈞汲汲於刊行則力有所不逮今年秋始
克命匠肇工而卷帙浩夥未獲全刊姑稱力爲
之繼此又當績刊也洪武十有一年冬十月甲
子男鈞稽拜恭題

雁門集六卷　明刊本

元代郡薩天錫著

詩原於西北周人以生民瓜瓞等什備述姜嫄后稷首生力穡之詳于焉頌之清廟以爲受釐獲福之典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之於神明者皆由豳鎬西北之境也厥後流而爲漢廣行露等作則有以及乎列國至於天下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或懽忻以盡羣下之情或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所以立賦比興於其門藹然忠厚之風見焉世道既降詩亦隨變爲楚

騷爲漢選迄於唐律已極然必由於六藝以求合乎性情之正夫何至宋本之道學雜以禪唱甚有嬉笑怒詈爲言則是性情遠矣詩而至是豈非一厄乎哉我元之有天下拓基啟祚皆始於西北其去周之邠鎬益遠然而大山崇林長河曠壤鍾於兩間而爲風氣所凝結況祖宗深仁厚澤浸灌陶煦有加而無已是以人生其間多質直端重才豐而氣昌豈比規規佔畢尖新剽掠以爲言者哉觀之姚牧庵馬文清達兼善巙子山諸公輩其所以爲詩者往往宏偉舂容

卓然發於萬物之表而性情不自失可以軼漢
唐而闖諸風雅有周忠厚之氣象爲之一新若
吾友薩君天錫亦國之西北人也自其祖思蘭
不花父阿魯赤世以膂力起家累著勳伐受知
於世祖英宗命仗節鉞留鎮雲代生君於雁門
故以爲雁門人君幼岐嶷不羣稍長愈穎敏徧
接俊傑獲聆緒論乃深有益遂爲文詞雄健倜
儻逈邁乎人人踰弱冠登丁卯進士第應奉翰
林文字久之除燕南經歷陞侍御史於南臺凡
所巡覽悉形諸咏歌傳頌士林殊膾炙人口以

彈劾權貴之不法左遷鎮江錄事宣差後陟官閫憲幕繇是往還吳中嘗出其所作之詩曰雁門集者見示予得以盡觀其豪放若天風海濤魚龍出沒險勁如泰華雲開蒼翠孤聳其剛健清麗則如淮陰出師百戰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霽月之娟娟也有詩人直陳之事有援彼狀此托物興詞之義可以頌美德而盡夫羣情可可以感人心而裨乎時政周人忠厚之意具在乃以一掃往宋委靡之弊矣閒索予序之予之言曷足以序君之詩嘗念君與予聚首京師相

與商確古道以祈至當不易之歸道今休老于鄉悒莫自振惟徒羨君優詣作者之域得與諸公相頡頏用挽回風化習俗之大其有功於詩有功於世道何如哉國家元氣肇自西北以達于天下有源而有委讀是詩者尙有以見之君姓薩名都剌薩都剌云者卽華人所謂濟善也天錫其字别號直齋亦以生居鴈門遂取名集又有巧題百首皆七言律别爲一集云至正丁丑秋八月望嘉議大夫禮部尙書兼集賢待制史局總裁官吳郡干文傳書

杏庭摘藁一卷 舊抄本

元新安洪焱祖潛夫著

宋濂序

杏庭居士集故徽州路休寧縣尹致仕洪先生所著詩文也先生諱焱字潛夫年廿有六爲平江路儒學錄浮梁州長薌書院山長紹興路儒學正調衢州路儒學教授擢處州路遂昌縣主簿天歴元年年六十有二致其事去明年卒于家此先生之履歴也其爲學官興修學舍其佐邑富民不敢蹈門土豪强買民田不收稅壹爲

正之甲或毆乙溺死反自務其面以誣乙冀脫其罪先生卒坐甲訟由是息囹圄爲空浦城僞鈔誣遂昌富者十有六家尉卒持公檟至先生立遣之南有大溪遇霖雨不可涉乃捐廩祿爲之倡作長橋夏旱禱于龍湫輒雨此先生之爲政也初先生謁宋尙書方公逢辰于建德方公大奇之其後客杭師事建德守方公回建德與先生同郡先生之生父程公建德同舍生也客信從學校授四明戴公表元游王若訥郝襲君璛吳興姚君式南城李君淦皆東南名士則又

與之同僚此先生之師友也由是觀之先生終始可得知矣先生既歿其子在述其行以先生踐履純篤爲政清愼遭回半生位不充其才爲痛余則解之曰前史所載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名姓相望其穹官峻爵焜燿一世論其所可傳則蔑如也先生之文根極理要而憂深思遠超然游意於語言之表彼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雖尊顯寧有是哉然則爲在者可以無憾矣先生所著別有續新安志十卷爾雅翼音註三十二卷已刻于徽學其所居有銀杏大百圍故

以爲號因名其集云在以門蔭爲征官今調浦江尉將去京師屬余序其篇端適爲之書至正九年七月己亥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危素序

陳衆仲文集十卷 元刊本 士禮居舊藏

元陳旅撰

黃氏手跋曰此陳衆仲文集明翻元本嘉定錢少詹與元刻七卷本同以遺余者也少詹有夾片在此本第十卷首記云自此而下皆予家本所無安雅堂集凡十四卷予家所藏乃元板止

有前七卷此本周書昌所遺則明初人翻刻亦多曼漶寻家本有第六第七此本有第十至第十三今合兩本錄之尚闕第八第九第十四至烈合此兩刻喜之甚然眾仲文未能卒讀也頃萃古主人購書禾中得一十三卷本所謂八九卷俱有獨闕十四卷爾唯是十四卷之說元史本傳云然至各家書目如吾家俞邵補明史藝文志號稱廣博而所收亦十三卷本且此本末冊有虞稷印安知于頃所藏非即此本乎則作史之紀載果可信乎書經三寫魯魚亥豕吾見眾

仲文自元迄明而以此刻及明刻附之蓋存疑也明刻末有廬陵楊士奇跋云刻板在福州府學不著歲月云

案此元刊明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大黑口卷中有士禮居珍藏朱文長方印二酉藏書白文方印

安雅堂文集十四卷 舊抄本

元陳旅撰

陳君衆仲爲國子丞而予助教於學且居官舍相邇也其日從議論者殆逾年求君文者屢常

接戶外君雖臥疾而操筆呻吟不少置其卒也予哭之悲焉風雅寥濶追念故人欲一如疇昔坐談千古以發諸議趣之表既不可得又竊慮其遺編散失無以暴白於後也今年冬出使閩南詢其子鸝得家藏全稿曰安雅堂集凡十三卷嗚呼文章至季世其做盛矣元興以來光嶽之氣既渾變雕琢磔裂之習而反諸醇古故其製作完然一代之雄盛文人學士直視史漢魏晉以下蓋不論也方天歷至順間學士蜀郡虞公以其文擅四方學者仰之其許予君特厚君亦

得與相薰濡而法度加密焉故其所鋪張君揖
讓壇坫色莊氣肅而辭不氾也其所援據若檢
校書府理詳事覈而序不紊也其思緒麗藻拔
而抒機內綜也其勢飛騫盼睞而精神外溢也
此君之所自得而予嘗以是觀之今其已矣詎
意夫履君之鄉敘君之文而寓其不已之心乎
炳焉其若存的焉其遂傳中山之序柳州自傳
之序江夏友義之重古今所同因徹之請乃書
而冠諸集首至正九年龍集己丑季冬望日翰
林修撰河東張翥序

文章與世道升降稽諸往昔則較然矣蓋自古帝王之渾灝逮宣尼之刪述萬世不可尚已三代以下唯西漢之治近古故其文雄閎雅奥儒者宗之東都浸漓魏晉以下靡靡無足觀矣中唐至韓柳而復古宋至歐蘇王曾而復古此數子者皆生唐宋盛時也迨其季世非無人焉浮漓磔裂索索不可整則氣運為之也元興以質治天下國初之文已極雄古皇慶延祐以來益以醕正典雅相尚藹藹乎治世之音非近代所能及也且諸名家班班繼繼視昔加多又何盛

歟故國子監丞陳君衆仲亦以文擅世者也君自弱冠即有志學古嘗讀書南海之上盡屏聲利絣綴之餘習醲經飫史吞吐百氏久則刺玄劌髓以爲文自成一家超軼古昔石田馬公爲御史時按事閩中一見奇之舉諸朝繇是通籍館閣諸閣老又推許之不十年而衆仲之文滿天下矣而天下知其文者未必知其人也予嘗謂衆仲學博而通識高而敏使之裁繁理劇有兼人之能或者處危制變有濟時之智惜夫用弗克究而人所知者衆仲之文也況稱其文者

又未原其學與貫綜該洽人見其富也精采振
發人見其麗也天機之敏人以爲巧法度之周
人以爲密乃若衆仲之學則封殖深厚發無不
茂有本者如是也君之子顧袁輯成書吾友張
仲舉旣序之矣顧復求予言予以衆仲之文不
患不傳於後世患知之者未盡其蘊因顧之請
遂附予言于仲舉序後至正辛卯夏同郡林泉
生淸源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七

傅與礪詩集八卷　舊抄本　鮑淥飲舊藏

元儼若金撰　弟若川次舟編

渝舊隸莢山水最爲秀麗扶輿淸淑之氣鍾爲人物代有其人鄭李以詩鳴于唐二劉章謝以學問詞章顯于宋雖乎其相望也近世范太史傅虞文相繼以詩鳴于時文章鉅公莫不推服

而海內搢紳士興於詩者咸師仰之信乎黃鐘大呂之音震于瓦缶雷鳴之餘有耳者莫不傾聽也傳廣文詩舊有刻本而燬令弟若川恨其久而傳弗廣也欲重鋟梓介友人袁大賓徵序其端余觀三閣老之文奬許如彼其至奚敢贅爲之辭而若川愛兄之情嗜學之力洎吾諭山川人物之美不可蓋而弗彰也遂書是語以綴其後至正戊戌仲冬月同郡胡行簡序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朱氏釋曰興者感發至意觀者考見得失羣者和而

不流怨者怨而不怒四者之事不同而其序究有先後葢見他日論詩禮樂則首曰興於詩詩者志之所之以其志感人之志者孰不足以有所感發哉然則興者豈非吾先乎感人之道莫尚乎聲音人焉寂然泯然忽而興起振奮動蕩淪浹入之深而化之敏者斯其效曷從而至哉古人云聲音之道與政通夫聲者合天地之大氣軋乎物而生焉人聲之爲言又其妙者則其因于一時盛衰之運發乎情性之正而形見乎辭者可瞻已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詩道豈不博大哉要其歸主于詠歌感動而已斯義也司馬太史嘗聞之矣其言曰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夫既合之則當時存什一而去千百必其不合者也深矣哉聲音之於政也聖人蓋取之矣新渝傅汝礪妙年工詩自古今體五七言皆壓壓焉力追古人有唯恐不及意朋示余以所著編曰牛鐸音者讀之連日不厭聞其音而樂焉以為誠識所尚者因揭

孔子之言詩徵以師説遂演繹以告之天歷二
年四月一日范梈書于百丈山房

自至元建極大德承化天下文士乘興運迪往哲稍知復古至于詩去故常絶模擬高風遠韻純而不雜朔南所其推而無異論者蓋得江西范德機焉德機没後又得其鄉傅與礪焉德機盛矣余每讀與礪詩風格不殊神情俱詣如復見德機也然德機七言歌行勝與礪五言古律勝餘亦在伯仲之閒而德機得盛名時年已過與礪使與礪及德機之年不知又當何如也天

下文章莫難於詩劉會孟嘗序余族兄以直詩其言曰詩欲離欲近夫欲離欲近如水中月如鏡中花謂之眞不可謂之非眞亦不可謂之眞即不可索謂之非眞無復眞者惟德機與礪知之及此言之及此得之及此故余傾倒于二君焉而德機已矣余無能爲矣庶幾猶有若與礪者他日足爲學詩者之依歸也傳君初字汝礪余以天下同其姓氏字者衆也而易之曰與礪且以與與汝聲相近而便于改稱也元統三年九月辛巳朔揭傒斯序

詩之爲學盛於漢魏者三曹七子至於諸謝備矣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爲正宗子美論太白比之陰常侍庾開府鮑參軍極其風流之所至贊詠之意遠矣淺淺者未足以知子美之所以爲言也崔顥人品爲雅馴太白見其黃鶴之篇自以爲不可及至金陵而後彷彿焉其高懷慕尚如此誰謂其恃才傲物者乎求諸子美之所自謂盛稱文選而遠師蘇李詠歌之不足者王右丞孟浩然而所與者岑參高適賈相羽翼後之學杜者多矣有能旁求其所以自

致自得者乎是以前宋之盛亦有所不逮矣國初中州襲趙禮部元裕之之遺風宗尚眉山之體至涿郡盧公稍變其法始以詩名東南宋季衰陋之氣亦已銷盡大德中文章輩出赫然鳴其治平集所所與游者亦衆而貧寒相望發明斯事者則浦城楊仲弘江右范德機其人也楊之合作吳興趙公最先知之而德機之高古神妙諸君子未有不許之者也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遠亦自成一家觀者無閒言而進士薩天錫者最長於情流麗淸婉作者皆愛

之而與前之諸公先後淪逝識者然後知其不可復得也德機之里人傅君與礪始以布衣至京師數日之間詞章傳誦名勝之士無不倒屣而迎之以爲上客臺省館閣以文名者稱之無異辭豈非其風裁足以及于余所道諸君也哉予去國十年與礪自交趾使還以家貧親老投南海文學以歸嗟夫上林千樹豈無一枝以棲朝陽之羽哉而一官嶺海之不厭何也前數年諸公相知者多散出於外今明良一廷無所忌諱清潤之蒲海濱之木不足以久煩吟咏也必

矣書其別後稾如此暹其北還則沈鬱頓挫從容溫厚有起予者何幸于餘生親見之哉作傳君與礪使還新稾序至正辛巳六月朔虞集伯生序

先兄本意以壬申至乙亥夏爲初稾乙亥秋至丙子夏爲南征稾則背冠以揭文安公之序由丙子夏以後爲使還新稾則虞文靖公寶序之而删甲子至辛未爲牛鐸音則有范太史之序存焉不幸早亡旣而　上率衆力刊之

壬辰兵燹之後欲求正槀刊行而力弗逮至壬戌夏偶得宋應祥伯禎鈔錄點校先兄正槀寻過稱年恐斯文之泯遂僭編次率衆力鋟梓仍將此本參對文辭不同則兩存之庶使學者有考焉所有文集陸續刊行時歲癸亥仲春新喻曹溪傅若川次舟謹識

胡序後有洪武壬戌仲冬渝川百丈山前建溪精舍新刊一行

傅與礪詩集八卷 舊抄本　瓶花齋舊藏

元傅若金撰　任邱宋廉祥伯楨點校傅若川次舟編刻

胡行簡序

范梈序

揭傒斯序

虞集序

傅若川跋

吳氏手跋曰案元詩傅若金新喻人以異材薦佐使安南歸除廣州文學教授至正三年卒年四十其詩有初稾南征稾使還新稾牛鐸音殘

後其弟若川重爲編次鋟梓總名曰淸江集案是編後有若川跋語跋中載三公序並存第云先兄本意彙集四稾殁後旣刻尋遭兵燬又捴刻此集是四稾未嘗刻于生前而此編之前尙有刻本在也是編八卷經籍志載十一卷跋語有云所有文集陸續刻行豈八卷之後另有刻耶抑焦氏固多誤耶康熙乙未麥秋繡谷亭主又曰余讀與礪詩體格高亮詞色華麗元詩存者僅十之三四其字句錯落處多不入選僅從選本畧爲釐正尙有數篇此編逸去當更求善

本校對也新喻元時爲州洪武二年建縣屬臨江府重午日在繡谷亭泊花處復校又書

又曰乾隆癸亥冬從書賈借得刻本前四卷以朱筆校勘一過凡錯落者悉得改正爲之一快

吳城記

傅與礪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傅若金撰 弟傅若川次舟編刊

文章之興也觀之六經可概見迨後之作者或詳於敘述或優於論議往往以偏長見稱別詠歌之辭必聲韻之叶而音節之諧又非徒貴於

辭達宜兼之之難也自昔鉅儒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王陳元之虞揭於文與詩皆兼精焉由其學之富才之全是以能人所不能而名高於一世吾郡之先輩傅君與礪希古之鉅儒而有合焉者也其官止於廣州文學卒之年纔踰四十而文章之譽著海內葢其天才過人學識超卓范太史德機先生居百丈峯之下自少承其口傳者爲多迨遊燕都縉紳先生旣咸獎飭而諸公大人顯見惟恐後其才優祿薄固時所共惜君旣卒後詩文俱嘗刻之梓其詩乃范虞揭

三先生爲之敍流傳於四方久矣君之弟次舟以後進顧見之多而舊刻不存乃取而重刻之且續刻其文屬寅爲之序寅自弱冠游鄉校見君所爲觀瀾賦固已知其名敬其爲傑士且與君同邑生又同歲月而君之才名播京師結交海內士寅屏跡巖谷窮居以老乃竟不識君然所以知君者亦深矣其爲文舂容而雅暢質不失之俚贍不失之浮固宜與詩歌並傳無愧於古之兼美者君子觀之當知愚言之非妄也洪武甲子歲冬十月蒙陽梁寅敍

瓢泉吟稿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朱晞顏撰

前輩教人靜坐正欲使學者於靜處下工夫設不得已處事物應酬狎至之時有所摇奪將遂成間斷乎天下之理散在事物觀於靜未若觀於動求於簡未若求於繁為得也為詩亦然退之嘗謂吏人休白事公作送春詩鄭五作相亦謂詩思在灞橋驢子上此猶戲語若孟東野爲溧不陵水木幽深每坐石上吟哦至暮迺歸曹務盡廢則詩與事果判爲二矣謀於野則獲於邑

則否以禪諶一人之身心隨境遷智愚懸絕又不可曉豈東野之詩亦求之於野乎朱晞顏年甚少篤志於學大夫多從之遊顧其居近市益塵隘也坌墙之蓬勃里巷之喧啾車馬之阨塞日旁午於前而晞顏方乃挾册危坐若擺落世事初不介意然其親承賓友泛應曲當未嘗廢事亦未嘗違俗而詩輒成軸紙長三過讀之愈出愈奇擬古則不失古人作者之意詠史則能得當時之情至於他詩各有思致大抵老蒼儁健尤非近學所能窺俗情所能汩良可喜也予

謂晞顏倘能於事物應酬之際嘗存主靜之心不爲外奪則此理卓然隨在而見亦隨在而有何莫非學學進則詩益進他日又當求之於此軸之外庚子夏五月十日陵陽牟巘序

鄭僖序曰鄂泉朱君襄仕予鄉州交分相得也當是時君之才氣銳甚自謂天地間風月無盡藏平章在我化裁在我故日以詩歌與騷翁墨客相頡頏不厭二十年餘復胥會於錢唐而其氣益銳詩益奇其騫騰迅邁如大鵬巡風之悅氛壒也其連軒淸矯如舞鶴出林之引圓吭也

人所于我獨紓餘由是知坡老所謂昌其詩不如昌其氣者益信君嘗丞長林蒞事麗茸窾導勞疏日就成緒乃能與李君五峰恣覽雁蕩山環容瑋狀倡和彪休風雲協其律呂煙霞爲之澄廓於時蓮使本齋王公方巡睞其所職也改容禮貌之無操約鐫譏意其在江西事尤劇吟詠不廢以是知君之才周於世用不獨昌於詩而已至其爲文規繩古制不事浮靡翹生菊隱二傳尤爲奇贍幽蔚又不獨昌於詩而已予嘗觀吳草廬先生爲其先翁墓表稱君能詩能文

有猷有守可爲良吏爲聞人葢紀實云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卷舊刊本

元鄧存撰　前有墓誌銘危素撰末附虞集答書一篇卷首有季振宜藏書印記

鄱陽先生李仲公蚤歲聞道其學得聖人傳心之精微與祝蕃遠舒元易吳尊光三君子遊並生其時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云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皦然不可

味者至先生而驗乎予嘗謁先生年幾七十耳目聰明神氣以完眞有道者也見予方繳纏訓詁爲解乾坤易簡予因是有省先生之道其大者旣如此其於文辭鑿鑿乎菽粟布帛之可服咳乎生人溫醇若經輩視韓歐無意於工而不能不工爾時之作者言談性命而不知文字之體或循蹈規矩而忽忘義理之實兼是二者千百無一二焉獨先生之文精深而切近高古而渾全天球古圭不足象其溫且栗也奔泉流水不足爲其峻且淸也譬諸造化生物之亭蓄有

未易識其端倪者歟先生嘗誨人曰六經三代之文漢唐可以無作漢唐之文後世可以無言嗚呼知言哉先生沒嗣子卓綱羅放失得先生之文凡若干篇爲若干卷將畀諸梓以幸後世俾予爲文序其槪先生予師也卓予畏友也予何敢以固陋辭拒抑學者非少知先生之道則亦不能讀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道溢而言從之也洪武癸丑諸生宜黃涂幾謹序

徐旭序 永樂三年

王和序 同上

鄒濟序同上

滋溪文稿三十卷　舊抄本　盧抱經校藏

元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三十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爲屬掾時所類次也初國家旣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尊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敎冑子而后王降德之道復明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始超然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已

者故其辨異端闢邪說皆真有所據而非掇拾

于前聞出處進退之間高風振於天下而未嘗

決意于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是時海內

儒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吳公雍郡虞

公大名齊公相繼入致成均然後六經聖賢下

學上達之旨縷析毫分之義禮儀樂節名物之

數修辭游藝之方本末精粗粲然大備蓋一代

文獻莫盛于斯而俊選並興殆無以異於先王

之世矣若夫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鄉邦

國而無間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

存諸其人乎公世儒家自其早歲即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公之學旣入胄監又得吳公虞公齊公先後爲之師故其精修篤志足以潛修大業而不惑於他歧深識博聞足以折衷百氏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盛而閑之愈嚴行已尊而節之愈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著于天下而一誠對越中立無朋屹然頹波之砥柱矣其文明潔而粹温謹嚴而敷暢若珠璧之爲輝菽粟之爲味自國朝治化之原名公卿賢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其儒先述作閫奧莫不在

爲而浩然刪修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郎爲
四明袁公伯長後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
所深知袁公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
當掞文章之柄於十年後而王公遂相與爲忘
年友夫豈一日之積哉昔者漢唐七百餘年惟
董仲舒韓退之辨學正誼庶幾先王遺烈而尚
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而
士大夫之間不曰明道希文則曰君實景仁抑
未知三公之視程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
必以程子爲模範而力求在己不務空言則從

事於聖賢之道而審夫得失之幾也明矣故汸以謂前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善論學者又必自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至正十一年十有一月辛未日南至諸生新安趙汸謹書

滋溪文稿三十卷　舊抄本　馬玉堂舊藏

元蘇天爵撰

趙汸序至正十一年

青陽先生文集六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元余闕撰　門人淮西郭奎編　前有傳　宋濂撰

文莫盛於三代而三代無以文名者其名不以

文也漢以降始有以文得名而其文已不復三代之盛矣嗚呼豈惟文哉文者德之華行之表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僞耳是故山之寶氣結爲龍文日之回光散爲雲采千圍之木上干霄漢秀色而繁陰必其節幹勁堅根柢深固非風雨所能搖振者有元右文聲教所被鴻儒秀士群于一時繪繡錯施韶濩迭奏著作之盛擬之三代至如服章縫持翰墨以蒞戎事而能樹駿功守大節誠無愧於古人則四海之內百年之間青陽余先生一人而已至正之亂天下

嚮然名都大邑所在爲墟文武之臣鮮克勤事而先生以孤軍守皖城持必死之志處危之地岌乎江上與夫爲謀使國勢既衰而復振民心已離而復合者蓋五六年城陷先生與其夫人若子俱死于難平生所爲文悉爲煨燼中元士大夫所嘗傳誦者南北析離不可復得得諸其門人郭奎僅數十篇而已嗚呼汝鵠亡而忠臣之志不泯白華逸而孝子之心無窮以先生勳德之茂節行之著使其文不傳自足以名世矧猶有如奎所傳者雖然三代之文厄於秦火

莫得其全而僅存者世謂之經以其所以爲訓者皆人道之常也先生當大變而不失其常是以身爲訓者也然則植世教勵名節以與詩書並傳者將不在其文也夫先生名闕字廷心武威人至順癸酉進士官至淮南行省左丞命下而先生已死增謚文忠進封夏國公嘗讀書青陽山中學者稱之曰青陽先生故用以名其集云番易程國儒序

頹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痛中忽得同年余君廷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泫然流涕而歎

曰嗚呼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廷心文章學問政事名節雖古之人有不得而兼者廷心悉兼之世豈復有斯人哉元統初元予與廷心偕試藝京師是科第一甲寘三名三名者皆得進士及第巳而廷心得右榜第予忝左榜亦然唱名謝恩予二人同一班列錫宴則接肘同席而坐同賜緋服同授七品官當是時予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予以應奉翰林需次丁祖父父母三喪乞奉母就養江南沉役下僚學殖日益荒穢而廷心方由泗州入翰林爲應奉爲臺

爲省聲光赫著如干將發硎莫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涌山積莫能窺其奧於是余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迹遇時變予以母憂竄伏鄉里深恨不得乘一障以効死而廷心以羸卒數千守孤城屹然爲江淮保障者五六年援絕城陷竟秉節仗義與妻子偕死生爲名臣殁有美謚於是予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嗚呼廷心已矣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或者以爲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予以爲廷心雖死而斯文固未喪也廷心之孤忠大節足

以照映千古歴然爲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耶使皆知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靦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盡也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廷心詩尚古雅其文溫厚有典則出入經傳疏義援引百家旨趣精深而議論閎遠固可使家傳而誦之鑿鑿乎不可易也惜其稾煨燼無遺獨賴門人郭奎掇拾於學者記錄之餘得數十篇以傳而或者猶以不見全稿爲恨夫以一草一木之微已足以觀造化發育之妙則凡世之欲知廷心者又奚以多爲尚何哉昔

太史司馬公述屈原離騷之旨謂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嗚呼屈原不可尚矣千載而下知廷心者其無司馬乎廷心嘗讀書青陽山中及仕而得祿多聚書以忠來學學者稱爲青陽先生故其集亦以青陽爲名云雲陽李祁序

劉瑞序 正德辛巳

高穀序 正統十年

余忠宣集六卷 明嘉靖刊本 吳尺鳧舊藏

元余闕撰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輯

羅洪先序 嘉靖三十三年

陳嘉謨跋 嘉靖乙卯

雷逵跋 嘉靖三十三年

方叔淵先生集一卷 舊抄本

元莆陽方瀾叔淵撰

鯨背吟集一卷 舊抄本

元朱名世撰

僕粗涉詩書薄遊山水偶託迹於胄科未忘情於筆硯緣木求魚乘桴浮海觀千艘之漕餉勢若龍驤受半載之犇波名如蝸角碧漢迢遙一似浮槎於天上銀濤洶湧幾番戰慄於船中今

將所歷海洋山島與夫風物所聞舟航所見各成詩一首詩尾聯以古句蓋滑稽也非敢稱於俗律然而風檣之下柁樓之上舉酒酌月亦可與榜人黃帽郎同發一笑云爾至元辛卯中秋

蘇臺吟人序

予第錄予海中詩成此帙因命名曰鯨背吟又敘于前姑記一時風波之興詩云善戲謔兮識者幸勿誚諸

案簡明目錄云舊本題朱晞顏撰提要云舊本題朱名世撰此本爲長洲顧湘舟舊藏亦題朱

名世撰與提要合豈翁朙所據又別一本歟何

與提要參差也